热点热评

“因疫情推迟还房贷”能否成为共识

此间飞

据报道,近期全国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一些地方在相应范围采取封控措施,不少工薪族被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无法工作,收入受到不小影响,有的甚至失去收入来源,还不上房贷。近日,多地有市民在网上求助,希望能延缓房贷还款期限。对此,各家银行都有回应,有的银行表示可以考虑,有的银行则不行,有银行在部分地方可以,在另一些地方则不行。

总体来说,疫情不会对多数人的生活造成特别大的冲击,但对自由职业者、从事服务行业的个人经营户等小部分群体来说,如果遇到较长时间封控措施,收入大减甚至失去收入,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如果还有一份房贷要还,那更是雪上加霜。

收入大减甚至失去收入,生活上苦点可能尚无大碍,想想其他办法或者尽量忍一忍,或许就能挺过去,但房贷是一份契约,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不还。某商业银行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该银行暂无由于疫情减免房贷相关规定,根据规定,房贷还款延迟一天会影响征信记录,延迟三个月将会启动诉讼程序,请务必按时归还房贷。

不要小看房贷断供的风险,它不仅影响个体和家庭的稳定,对银行和房地产业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因此,“因疫情推迟还房贷”有必要提上议事日程,包括银行在内的相关机构和部门,都应参与讨论,共同寻找破解之道。

2020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等五部门发布通知,明确在疫情防控期间,如果是感染新型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或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因疫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的,可以向银行提出,经认定后,相关逾期贷款和欠款可以不作逾期记录报送,已经报送的予以调整。

通知同时要求,对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以及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金融机构可灵活调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

可见,因受疫情影响推迟还房贷,并不是没有先例,在制度上也具有可行性。上述规定需要得到妥善执行,但在不同地方、不同银行出现了不同的情况,有的银行可以,有的银行不可以,有点各说各话的意思。而且可以想象,在具体申请过程中,可能也是困难重重。所以,现在需要解决的,就是尽快达成共识,制订具体的可普遍适用的操作方案,让推迟还房贷制度化形式确定下来,帮助困难群体渡过难关。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欠银行的钱当然是要还的,但在民间,我们也有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需要说明的是,因受疫情影响而推迟还房贷,只是暂时的,这和失去偿还能力完全是两回事。而且这部分群体数量有限,理论上不会对银行的资金链构成特别大的影响。

疫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在疫情造成的不可抗力面前,所有人都需要携起手来,为疫情防控作出奉献,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无论是遵守防疫政策,待在家里不乱跑,还是坚守岗位,为疫情防控提供医疗服务,都是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银行通过灵活的制度变通,允许一部分困难群体推迟还房贷,意义重大。

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是对病毒的恐惧。在科学防疫的同时,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不至于让一部分人因为疫情而遭受生活重创,这也是社会稳定和信心的重要来源。

美国从乌克兰危机中“趁火打劫”。

美国是乌克兰危机升级的幕后推手。

美方“冷战妄想症”的又一次集中发作。

俄乌冲突爆发一个多月来,美国政府和媒体沆瀣一气,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造谣污蔑,企图转移视线,嫁祸中国。是可忍,孰不可忍。新华社近日连发六条评论并配讽刺漫画,澄清事实真相,回击不实之词,揭露美国挑起战争、从中牟利的霸权主义本质。

新华社发

教授的绝交信“绝”去的是风骨

陈江

见识过人世间凡俗夫妻离婚时的纠缠恶斗,也见识过娱乐圈情侣分手时的狗血互撕,就是没想到,还能见识中国法学界两大顶尖人物,因为一个研究会的“副会长”,扯出一封绝交信的奇葩事。

发出绝交信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玫,她绝交的对象是同为该校博士生导师、小她十几岁的“后学”汪海燕教授。

据网上流传的一份刘玫教授发布的《关于我与汪海燕绝交的声明》中称,汪海燕当年在政法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帮他留校,招他进刑诉研究所的是刘玫。用刘玫的原话说,“给他这碗饭吃的人是我”。不曾想,汪海燕在与她竞争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的过程中,不愿“让贤”,“欺上瞒下”嫁祸于人,导致她落选副会长。

不料,绝交信发出后,没有等到汪海燕教授的回复,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的回应反倒先来了:声明的信息片面不实,误导他人。目前,学校、研究会和法学会已经在走法律程序了。而此时,这一消息已经迅速破圈,演变成引人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

想当年,也是因为“当官”,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宣布与推荐他出山为官的好朋友山涛割席断义。名为绝交,实为明志,视名利富贵为浮云,暗地里更是对朋友的保护和成全,否则又哪有后来的“托孤”佳话?

同样的绝交信,做人的差别咋就那么大呢?一个拒绝为官,一个争着当官。退一步说,也许“刘汪争官”的背后,有诸多复杂的原因不能为外人道。但一个学术研究会的副会长,难道不是以学术成就论英雄,而要靠论资排辈,私相授受?要不,就是你争我抢,暗里下套才能最后胜出。这样的先来后到、成败得失也能拿得到台面来说?这还真是彻底刷新了普通人对学术圈的认知,学问的滤镜,碎得稀烂。

作为学界领袖,还有没有那么一点学术的神圣感,学者淡泊名利的形象,能不能稍微满足一下社会与民众的期待?

这种期待是重要的。如果学界的顶端生态都尚且如此的话,那么,又有多少学子能够坚守初心?无论如何,学界的竞争,当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地鸡毛,令所有人难堪。